

# 算 卦

## ——使善良的和尚变成特务

冈田袈裟二

( 吉林市警察厅保安科科长警尉补<sup>①</sup> )

日前，我看到这么一条新闻：某反革命分子过去被日本军队利用当特务，中国革命胜利了，他也不改邪归正。中国在发展，人们越来越幸福，中国越来越发展，他本人却越来越痛苦。于是，我想起了已经完全忘记的一件事来。

那是我在中国和平美好的农村使得一个受村民尊敬爱戴的和尚成为警察的特务的事实。我想，这个和尚现在是不是也像那个反革命分子那样每天痛苦着呢？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和警察中是家常便饭。

那是1939年7月前后，当时，我担任吉林市警察厅外勤警察官。此时正值诺蒙罕事变，是以长白山为中心的反满抗日军战士非常活跃的时期。金日成将军、杨靖宇将军，此外还有很多反满抗日军的支队，每天对日军驻地、兵营、警察署、森林警察队进行反攻，逐个予以打击，扰乱诺蒙罕事变

---

<sup>①</sup> 警尉补是日伪警察中次于警尉的官职。——译者

的后方，阻挠日本对东边道地区（旧满洲和朝鲜接壤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当时为了镇压抗日军，动员以关东军为中心，组织全满洲日军和警察力量，进行“彻底整顿东南部地区”的工作，我也被命令参加了。

我担任吉林省榆树县警官编成的榆树警察讨伐队的小队长，到了吉林省敦化县腰甸子村。这个村子在松花江上游，周围密林环绕，沿河延伸着少许平地，是一个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那年春天，散居在附近山中的人们都被赶来集中，以“保卫村落”和“加强警备”为名，县里发布命令，强迫建起一丈多高的全新的土腥味冲鼻的土墙，四周盖起炮楼，使村子像集中营似的。其中密集处约有150户的破房子。我混在2万人<sup>①</sup>的队员中驻扎在这个村里。可是，从我们到达的那天夜里，每天晚上都受到抗日军的反击。因为是刚刚编成的队伍，连队员的名字都记不清楚，每晚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等待着天亮。

在那里，连我在内，混进去六名日本干部，想方设法要得到抗日军的情报，千方百计各处下手，但是，哪一个策略都失败了。这是当然的。因为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抓住中国人杀掉，中国人民当然不会说真话，而且又是住在山里，情报等等自然也就很难到手。于是，我想起一个办法，同队长说了，队长立刻答应。这办法来自以前我在吉林省桦田县“讨伐”抗日军的经验。当时，在一个村子，我遇到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不知是谁说“今天夜里有关击”，这个谣言在村里传播着。这话让警察队员听到了，警察队就作好一切准备。那天夜里，果然出来袭击了。于是，我命令队员对这个

---

<sup>①</sup> 疑为200人之误。——译者

消息来源进行秘密侦察。因此，就意外发现是这个村子里的一个和尚算的卦。但是，另外一个队员向我报告：“队长（指我），那家伙是这个村子的村长，是个大地主，抗日军进来后要倒霉，所以就让和尚算卦，宣传抗日军来袭击。”

我从这件事联想到现在的说法：“怎么都行，只要是情报能够很快到手，怎么都行呀。”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警察经验，对这以外的利用也还没有考虑到，但是每天这样挨打，实在感到焦虑不安。因此，我想到在这个村子也有一个深孚众望的和尚，这个人也会算卦，尽人皆知是个老实人。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办法。我对实现这个计划还是很有信心的。

首先，我每天到这个和尚住的地方去玩。大约到了第三天，我说：“怎么样？你算一卦——抗日军什么时候来，你给我算算看吧。”

“那样的事情算不出来吧。”和尚冷淡地回答道。

我心里虽然感到没趣，可还是说：“啊，请你算一次试试看吧。”和尚没有办法，就给算了，然而算出来的却是“相当长时间的平安”。我言不由衷地有礼貌地说了道谢话以后就回队了，可当天晚上却太糟糕了。从夜里12点前后开始，村子四面就受到大批抗日军队的攻击，几乎要丧命地等待着天明。后来，从大蒲紫河得到步兵炮和迫击炮的援救，好歹总算维持住了。

“这才是好机会呀。”我这样想着，就去和尚家了。我对还没吃早饭的和尚恭敬地致以早晨的问候之后说道：“和尚，昨天你算的卦不行呀。今天你可要好好地再给我算一卦，抗日军究竟在哪一带休息？不稍微报复一下不行，这有关榆树队的名声。”和尚惶恐得话也说不出来，感到很为难。他眼睛闪闪地看到我把腰里的手枪拉到前面并握着日本刀的

刀把，突然害怕得直往后退，说道：“那样的事情怎么也算不出来呀。”

我想，当然是这么回事，于是格外郑重其事地说：“唉呀，不是我强人所难。为了保卫这个村子，我们才到这里来。你也是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要保护村子，我想还是干点有用的事才好。”我不大高兴似的在膝盖上玩弄着手枪。过一会儿，和尚像没有办法似的说：“那么今天10点前后请你来吧。”

于是我立刻回队，命令队员拿着大约一斤的豆油、少许的盐和面粉，还有几支蜡烛，说是致谢，给送去了。这样，中午，我特意到了和尚家里。和尚看到我，笑着对刚才送给他礼物表示道谢，然后对我说：“我算出抗日军的确在西南方三公里左右的地方。”

“是吗？”我轻轻应了一句后立刻回队了，让六名队员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朝着那个方向去侦察，但是，走到哪儿也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到晚上，队员精疲力尽地回来了。但是，我因为已经取得了队长的谅解，就这样好几次派人去找，每次都期望落空。今天，我带了两个令人可怕的队员到了和尚的家，没进门就大声喊道：“和尚，你通匪（指通敌），出卖我们警察队给抗日军。今天把你抓去审问，关到监狱里去。”

两名部下已经预先吩咐好了，把和尚五花大绑起来。和尚害怕得只是哆嗦，脸色变得苍白了。是呀，当时只要说上一句“通匪”，那个人不管是谁，马上处以死刑，而且必须拉到村头，在村民面前用日本人的刀一刀砍下头来。和尚害怕得无法形容。过了一会儿，和尚把头在地上都磕出血来了，说道：“我绝没有通匪，请你问问村里所有的人。我是正经

的和尚。我一次也没有对人做过坏事，也没有骗过人，只是认真拜佛，请饶命吧。”他哀求着，只差没有钻到地底下了。我心想，这可办得顺利，高兴得心跳不止。

我一面严厉地斥责部下：“怎么通匪啦？什么时候？在哪儿？”一面反复地踢打、痛骂那个和尚。我明明知道他并没有做那样的事，但是为了逼他就范，凶恶和野蛮的行动更加残酷，直到和尚少气无力地不能动弹为止。“到这种程度就行了。”我这样想着，就叫两名部下回队。然后，我对和尚非常同情似的说道：“喂，部下们来报告说你通匪，我想你不会做那样的坏事，可是这事很重要，所以要审问一下。今天是看我的面子饶了你的。可是，作为报答，今后每天你得算一次卦，告诉我们抗日军的地点。如果你没有说谎，没有虚构事实，就是没有通匪，我替你担保。如果你说谎，下次可就不能饶你了。你是知道通匪是怎么处理的吧？啊，这件事我和你约好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和谁也不要说，希望你不要叫我丢脸。”我仿佛同情似的命令他必须遵守这个交换条件。

此后，和尚每天来报告，我也就每天派出侦探去侦察。但是，重要的是抗日军现在在哪儿行动的情报，一点儿也不能到手。此后，我好几次威胁和尚，或是送去很少的一点礼物给他。我从队员那里听到报告，说是从那以后，和尚每天都抓住种地回来的村民打听各种各样的消息。

就这样，在威胁和哄骗下，和尚终于为我们凶恶的侵略者提供了那支用武器保卫民族的抗日军“今天晚上在这个村子西方两公里地点宿营”的情报。我在凌晨2点前后率领50名部下，在山谷包围了十几名抗日军，用枪打死了一名爱国抗日女战士，使得几名战士负伤。我想到战争贩子们到处制造这样的人时，就感到有责任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 简 历

原籍：长野县小县郡

出身阶级：富农

学历：普通高小毕业

职业：小商人

所属部队名：旧新京2600部队辎重37330部队第1中队第1小队

被捕时间地点：1945年9月12日，旧新京2600部队（南岭旧日本军通信队兵营）

年龄：40岁

##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8月）

1956年7月7日，战后11年，成为中国在押战犯的我，由于中国人民宽大处理，回日本了。此后，虽然去找过工作，但因某机关的阻碍，未能找到固定职业。由于要负担卧病的妻子、中学三年级的儿子和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这三口人的生活，不得已，辗转从事美军衣料的行商、日用杂货的行商、鲜鱼商、美术商等工作。现在，勉强经营着美术商店和食堂。

我在欢迎我们回国的上田车站前讲话时说：“我终生反对战争。为确立日中友好，全日本人有责任对战争进行反省。”我现在仍在为反对战争、为日中友好而努力，这种决心丝毫未变。

现在，我与多病的妻子、女儿三人一起生活，儿子在15年前的26岁时死在八岳，是个好孩子呀，真可惜！

（冈田袈裟二）